

上海越剧院为新生代演员度身定制了一台新戏——《李商隐》，很有味道。

李商隐是晚唐最杰出的大诗人，与李白、杜甫齐名，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他超过了杜牧。

46岁去世，留下诗作近600首。李商隐的诗风深情、缠绵、绮丽、精巧，在唐诗中独树一帜，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关于他的婚姻，《唐才子传》中有如下几句话：“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在成功创作了京剧《成败萧何》等几出好戏后，又根据胡叠、罗琦的《锦瑟》改编，精心写成一台大戏《李商隐》，写出了李商隐在爱情与恩情间痛苦徘徊，最终以良知做出选择、失意于官场而成为千古诗人的感人故事。该剧又延请著名导演陈薪伊加盟，舞美、灯光、音乐、服装等创作班子都是名家，以这样强大的阵容，来托举几个小字辈演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美事。

这出戏对几位主演青年演员来说，挑战是巨大的。因为李商隐在越剧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可援。这个人物有别于传统越剧风流小生的形象，他有步入仕途的抱负，但由于介入了牛、李党争，结果造成一生不得志，要这样一个不幸的大才子，在越剧舞台上活生生地站起来，是一次巨大的“转型”，真是谈何容易。但纵观全剧，饰演李商隐的演员和她的合作者们基本上都不辱使命，完成了人物塑造的任务。虽凤清于老凤声，十分可喜。

“徐派”小生杨婷娜出演主人公李商隐，从26岁得中进士演到46岁垂暮之年，从小生到老生，从出场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到饱经恩怨情仇、痛苦纠结，再到老年神清气定，大彻大悟，演得尽力，层次分明。和杨婷娜配戏



京族风情 (中国画) 郑庆谷

郑庆谷画少数民族人物画脉络很清晰，乡土气息的本身与文人画的气息是一致的。他的这幅“京族风情”入选了今年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人物画展。

郑庆谷画这幅画很有一种现代人物的抒情美，如同现代歌唱家唱的东坡词，词是古代大师的，却是述说现代人的心境故事。郑庆谷是著名画家郑家声的公子，对传统的白描人物很有情结的，能画得一手清丽的仕女。古诗严谨的韵律与诗韵的生华是一致的。当代出现了何家英先生的新文人女性画，为中国人物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子。郑庆谷就是带着这样的创作思路，参加了中国画院的人物画的高研班，既画解放军冲锋陷阵，又画异国友人不远万里游“世博”。在现实主义的人物画上，创新的素描加刻画的人物性格形象，郑庆谷更是做过一番功课。

但这种美不是那种小家碧玉的，因为有身段，有壮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诗有壮美其境界就开阔。中国的仕女画在各个时期都有工写结合的文人画意的作品，这给后辈在传承上提供了多样的样本。如何走出一条新路，郑庆谷将女性的现代美酣畅地表现出来了。谢稚柳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人画女性要表现现代丽人行，郑庆谷笔下的女性很有舞蹈家的身段，而且带有一种现代的壮美，将唐人的仕女气度与现代丽人的气和质融合了。衬景又以葱俊的美人蕉作衬景的，那种绿充满生机。

我在好些展览中看过同类的作品，一不留神，这种仕女画就成了大写实，缺乏笔姿，然而郑庆谷很好地把握了画面那种诗情的抒意，京族女性虽然壮美，又不是那种西画式的刻画，我以为有了这种真放的现代美，就不会去搞得很夸张了，现代的感觉也很抒情。



的是“傅派”花旦盛舒扬，饰演李商隐的情人、妻子王燕眉，清纯可人，活泼聪慧，善良忠贞，唱、做、舞蹈都相当好。在“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那场戏中，通过大段唱腔，把对李商隐的忠贞不渝的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老生吴群饰演令狐绹也不错，人物分寸和演唱节奏都把握得很好。另一位小生李蔡豪，饰演武将王茂元，人物性格爽朗幽默，表演松弛，给人印象深刻。她们出了力、流了泪，但她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几位新生代的演员在著名导演陈薪伊的严格调教下，在创造高难度历史人物的舞台实践中，经过刻苦排练，研读李诗，表演上了好几级台阶。

在《李商隐》排演之时，导演陈薪伊提出要求，戏中所有合唱伴唱均应采用李商隐的诗句。编剧为此翻遍李商隐全集近600首诗篇，力求形成诗韵浓烈的唱词风格。从演出效果来看，这个创意是好的，使全剧的“书卷气”浓郁。李商隐的诗歌以清词丽句构造优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蕴幽隐。我以为，李诗的精华在剧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可以增加文学色彩，使全剧更具其独特的意韵。看来，戏的主要唱段和伴唱中出现的李诗，大多和剧情是贴切的。如开场与结尾的主题歌伴唱：“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含蓄地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还有李商隐《无题》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现了有情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心情，爱情虽受挫折但至死不渝的意志，点缀在戏中也非常恰当。在时隔20年后，李商隐已飘邈花白，幕后又吟咏他的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诗脍炙人口，观众都听得懂，和人物的心境、

今年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70周年纪念。回忆父亲朱人侠和他的战友们当年为创建根据地所经历的艰苦斗争，更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

抗战初期，我父亲朱人侠从抗大毕业回到南汇县组织上派遣到伪十三师五十团去做做工工作。伪五十团，经我党的改造，实际上已经是一支白皮红心的队伍，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1940年，我党浦委（浦东工作委员会）得到情报，日伪准备将伪十三师调离浦东。为了保存已控制的力量，“浦委”做了慎重研究，准备南渡杭州湾，向浙东发展。

五十团中党的工作虽然保密，但是敌人还是察觉了蛛丝马迹，76号汪伪特务机关已派了特务打入五十团。为了纯洁队伍，保证部队南渡杭州湾，1940年初冬，在浦委书记金子明的领导下，敌工委书记朱人俊安排朱人侠开展肃特工作。朱人侠和战友们一起，与敌特

“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奴命不中孤月照，残生今夜雨中休。”红氍毹上，相思日深，即将为梦中的柳梦梅付出青春和生命的杜丽娘开轩望月，幽幽唱道：“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唱得台下人也“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第二十出《闹殇》里的经典唱段，在昆曲演出本里则称《离魂》——窃以为，这“离魂”二字，的确生动传神，抓住了这段戏的“魂”。

一直在想，汤翁为什么要安排杜丽娘命丧中秋？是不是就因为他知道她会有“月落重生灯再红”的好结局？否则岂非太过残忍？

其实，正因为中秋这日子意义非凡，所以，刻意让剧情在中秋展开的戏很多很多。比如，越剧《盘妻》有一场重点戏“荷亭”，就是梁玉书在中秋之夜和新婚妻子云霞诚恳息心，希望夫妻从此和睦，但他哪里知道云霞的心结恰恰便是中秋：“他只知中秋夫妻要团圆，怎知晓去年中秋你害死我爹爹！”于是她拂袖而走，撇得梁玉书目瞪口呆，而玉书让下人精心准备的节日美食自然也被主人冷落到无以复加。甚至，剧作家都完全不需要交代桌案上面有些什么。不过，我们依然能猜到应该有月饼、石榴、西瓜等，还有好茶好酒——民谚曰“八月十五月正圆，瓜果石榴列满盘”，什么瓜果不具体说，石榴则予以强调，可见其重要。而梁玉书和谢云霞新婚燕尔，这象征多子的石榴，自然更是中秋家宴的主角了。

另有民谣道：“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老天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在中国人心中，没有月饼的中秋自然是不成其为中秋的，所以，不管是苏式还是广式，火腿、莲蓉还是五仁，抑或是如今花样翻新的冰激凌、乳酪或者茶叶月饼，还有最家常也最受欢迎的现烤月饼，中秋前若干时日就热闹隆重地登场，直到八月十六骤然销声匿迹，足见它其实已远不是一种可以果腹的食物，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乡愁。

戏的意境也是吻合的。

但是，李诗的插入，似乎多了一点。李商隐的诗因用典过多，有的诗句晦涩难解，观众要费力地听唱词、看字幕、揣摩诗意，不断从欣赏戏的美感享受中游离出来，造成审美的阻滞。许多戏迷只是盲目地为演员的大段唱腔助兴。而安童的一段“门”的清板，用的是简单浅显的大白话，说出了党派争斗残酷、无情、无味的道理，台下观众反响则十分热烈。

《李商隐》的最后一场极为精彩：二十年后，曾为宰相又被放逐的令狐绹一无所有；“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李商隐却诗誉满天下。他们在令狐楚的墓前相遇了。师兄令狐绹痛苦地低下了自己的头，而李商隐回答师兄的忏悔，说道：“人生在世，得



禅茶一味 徐谷甫 作

为失，失为得，得失尽皆于自然也！”李商隐的“得失论”，使这出戏的主题升华了：晚唐虽然失去了一名官僚，却成就了一位诗名远播天下的大诗人。这就是“得为失，失为得”的哲理之所在。这出新编历史剧如果经过精心的修改和打磨，也许可望在越剧五彩缤纷的长廊占有难得的一席，而不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锄奸记

那个吴先生两腿一屈，扑通跪倒在地，连声说：“太君息怒，我确实确实是汪先生的七十六号干活，公开职务是上海社会局的处长。我有证件在此。”说着，从贴身袋里摸出一张卡片，毕恭毕敬地呈给翻译。翻译只望了一眼，就递给“日本军官”，“日本军官”看了用中国话说：“好的，你的老实，随我们开路开路的！”说完就站了起来。

那个吴先生这时也松了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像一条狗似的跟在“日本军官”后面，在他后

米娅·汉森-洛夫，是法国年轻的女导演，三部曲《百无禁忌》《我孩子的父亲》和《再见初恋》，颇合我口味。米娅原先是学表演的，在高中的戏剧课上，经老师推荐，米娅和导演阿萨亚斯取得联系，在《我的爱情遗忘在秋天》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后来，在阿萨亚斯导演的《情感的宿命》中，又演了一回。阿萨亚斯是张曼玉的前夫，现在和米娅成了一对，也算有缘分。不知是不是受阿萨亚斯影响，米娅此后没有演电影，而成了一名导演。她的《百无禁忌》，曾获法国路易·德吕克奖处女作电影，《我孩子的父亲》获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特别奖，《再见初恋》也在多伦多、纽约等国际影展中，被认为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佳作，年纪轻轻，有如此成绩，也实属不易。

《百无禁忌》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由于丈夫吸毒、无所事事，最后，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了丈夫；十多年后，女儿开始寻找父亲……米娅似乎并不在意故事的“起承转合”，或者说，形式上的完整性，她把电影分成了两个部分。如果单看前半部分夫妻矛盾的过程，电影再普通不过了；唯有后半部分女儿寻父、交往的细节描绘，让电影平添了一层忧伤色彩。十多年未见的父亲，只是童年时模糊的影子，羞怯地拉着朋友同去，连眼神也不敢和父亲交集。感受父亲慈爱的关注，和父亲在花丛中散步、聊天，看父亲摆放在陋室里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读父亲的来信：“我已经受够了孤独，是你帮助我渡过了这道难关。我该怎么形容当时见到你那一刻的心情呢？我的喜悦之情，把自己都吓坏了，痛苦和后悔都溢了出来。”女儿正想享受那久违的父爱，可突然，父亲就去世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伤的呢？

《我孩子的父亲》以法国制片人赫伯特·巴尚为原型，主角依然是父亲：有着三个孩子的制片人，沉陷在巨大的债务中无法自拔，最后自杀。男主角在电影的一半，就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和《百无禁忌》一样，女儿也将唤起对父亲的追忆，父亲的影子贯穿着全片。电影的末尾，制片公司破产了，母亲带着女儿们离开巴黎，车子开了，坐在车里的大女儿擦着眼泪：“我们说好要去墓园的。”孩子们来不及去看父亲，他永远留在了巴黎，连同他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周末：看女儿表演节目、在花园里玩耍、在溪水中游泳、参观教堂、游历遗址、俯瞰原野……

米娅说：“我觉得自己被父亲这个话题深深影响。”《再见初恋》虽然不再是和父亲相关的题材，可女主角后来爱上的建筑师，是年长于她的父亲级人物，想想现实生活中米娅和阿萨亚斯年龄相差26岁，谁能肯定米娅的潜意识中，就没有“恋父情结”呢？不过，《再见初恋》确实确实是个关于初恋的故事：卡米尔15岁爱上了苏利文，她是个把爱情当作生活全部的人，偏偏苏利文要自由，他远走南美……多年后，卡米尔认识在办离婚的中年建筑师，两人建立了稳定的恋人关系，谁料，卡米尔又遇到了苏利文，两人频频约会……米娅的这部电影，把人物的心理描摹得相当准确、精妙，卡米尔对苏利文的爱，是义无反顾的，任时间也不能使它消退；她对建筑师的爱，正如她自己所说，是和苏利文的爱完全不同的，但是，苏利文不想重新来求，最后，卡米尔还是回到建筑师身边：“我们去河边散步吧，趁还有阳光。”

米娅的电影，有点感伤，但不阴沉；有点孤独，却不绝望。散文式的叙事、自自然然的对话、美丽的风景、好看的人、好听的歌……看这样的电影，消磨一个下午，真好！

这一行人，走了约莫里把多路，“日本军官”突然停了下来，对吴先生喝道：“站住！”那吴先生莫名其妙，正要开口询问，一个“伪警察”冲上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只听“日本军官”说：“你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今天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宣判你的死刑！”他的话音刚落，那“伪警官”已一刀捅进了姓吴的后心窝，没哼一声，这家伙就一命呜呼了。

原来这“日本军官”不是别人，就是我父亲朱人侠，“翻译”是地下党员洪尚洁同志，“伪警官”是张大鹏同志，陪同吴先生出来的那士兵也是我地下党同志。他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伪军工作委员会的详细研究，特为考察这个新到七连来的形迹可疑的吴先生而来的。这家伙果然是个汪伪特务，因此当场就结果了他，为革命除了一害。

明日请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米娅三部曲

刘伟馨



读碟